

# 論語

郭益銘 老師整理



6冊



## 陸、雍也第六

◎子曰：「雍<sup>1</sup>也，可使南面<sup>2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- 1.雍：姓冉名雍，字仲弓，魯國人，孔門十哲之一，仲弓與冉有、冉伯牛同族，生於不肖之父。為人敦厚、氣度寬宏，在孔門以德行著稱。
- 2.南面：《包咸注》：「可使南面者，言任諸侯，可使治國政也。」《周易·說卦傳》：「聖人南面而聽天下，嚮明而治。」南方之卦為離☲，離為明。在位的聖人向明而治，而聽天下。古注考諸經傳，不獨天子稱南面，凡為諸侯，卿大夫，有土有爵者，亦即有治民之權者，引申其義，凡從政者，皆可以南面稱之。亦即冉雍，可以使其從政。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只是可臨民耳，豈可說他做得王帝。」

◎仲弓問子桑伯子<sup>1</sup>。子曰：「可也，簡<sup>2</sup>。」仲弓曰：「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！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大簡乎<sup>3</sup>！」子曰：「雍之言然。」

### 淺註

- 1.子桑伯子：《釋文》引《鄭注》，此指子桑秦大夫。
- 2.可也，簡：《孔安國注》：「以其能簡，故曰可也。」可也，是說他可以辦政治。因政事簡明，而民易從，故可為政。
- 3.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！居簡而行簡，無乃大簡乎：居敬，自居於敬，事事不苟，敬事而信；而行簡，一旦施行，則簡而不煩；以臨其民，不亦可乎，以此治民可也。若為政者，居簡而行簡，自居簡而不能敬重其事，行事亦簡，則未免太過於簡。過猶不及，政治荒廢矣。

《鹿善繼·四書說約》：「治民全在不擾，而省事本於勞心。居敬者，眾寡小大無敢慢，此心日行天下幾遍，洞察情形，而挈其綱領，所行處精神在焉，即所不行處，精神亦無不在。如此行簡，民安可知。居簡之簡，一切放下，全無關攝。廢事生弊，可勝言哉。」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只是論臨民之道，不是去批點子桑伯子。」

《江謙補註》：「居敬，是空觀<sup>觀諸法緣生無性，當體即空</sup>，是惟一<sup>用心專一</sup>；行

簡，是假觀觀諸法雖同幻化，但有假相和作用，是惟精用功精深。空假雙照，精一雙持，是允執厥中，諸佛之心印，亦堯舜之心傳也。臨如日月之照，臨使觀感而自化，故孔子然之，故曰：『雍也可使南面。』」

◎<sup>三</sup>哀公問弟子，孰為好學？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<sup>1</sup>，不貳過<sup>2</sup>，不幸短命死矣；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」

### 淺註

1.不遷怒：《何晏注》：「遷，移也。」《說文》：「遷，登也。」移，移易延長。登，升高。常人發怒後，其怒氣延續升高，難以制止，是為遷怒。任何煩惱皆是學道的障礙。煩惱起時，須有忍辱的工夫制止之。顏子動怒時，即自知其為煩惱，能以忍而止之，不使怒氣續發，是為不遷怒。

《朱子集注》：「遷，移也。怒於甲者，不移於乙。」此說過於淺顯，不足以明顏子的修養。

2.不貳過：過，是無心所犯的過失。顏子如犯某種過失，一經發覺，即不再犯。《周易·繫辭下傳》：「有不善，未嘗復行也。」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無怒無過，本覺之體；不遷不貳，始覺之功，此方是真正好學。曾子以下，的確不能通此血脈。孔子之道，的確不曾傳與他人。有所斷故名為『不遷不貳』，若到無所斷時，則全合『無怒無過』之本體矣。孔子顏淵，皆居學地，人那得知。」

《江謙補註》：「孔子稱顏淵好學，即在不遷怒，不貳過。顏淵死而歎曰：『今也則亡。』可知博極群書，身兼眾藝，而不免于遷怒屢過者，不得謂之好學也。孔門正學，止是從心性入門，從修身致力，從過勿憚改起行。顏淵短命，是天下眾生之不幸，不專謂顏子也。」

◎<sup>四</sup>子華<sup>1</sup>使於齊，冉子為其母請粟<sup>2</sup>。子曰：「與之釜<sup>3</sup>。」請益<sup>4</sup>，曰：「與之庾<sup>5</sup>。」冉子與之粟五秉<sup>6</sup>。子曰：「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<sup>7</sup>。吾聞之也：『君子周急不斷富。』」

### 淺註

1.子華：孔子的弟子公西赤，字子華，長於外交。

2.冉子為其母請粟：據《鄭康成注》，冉子即冉有，與子華同為孔門弟子。

子華為公務出使到齊國，冉子為子華之母向孔子請額外俸祿。

3.釜：《馬融注》：「六斗四升曰釜。」

4.請益：請加一些。

5.庾：《戴震·論語補注》：「二斗四升曰庾。」

6.冉子與之粟五秉：《馬融注》：「十六斛為秉，五秉合為八十斛。」《皇疏》：「孔子與粟既竟，故冉子又自以己粟八十斛與之也。」

7.赤之適齊也，乘肥馬，衣輕裘。吾聞之也，君子周急不斷富：赤往齊國，乘以肥馬所駕之車，衣著輕軟之裘。周通調，救濟之意；周急，救人急難；繼富，以財物給富有之人，使其富上加富。《鄭康成注》：「非冉有與之太多。」孔子雖非冉有，亦足以見孔子周濟之道。

◎<sup>五</sup>原思為之宰，與之粟九百，辭<sup>1</sup>。子曰：「毋！以與爾鄰里鄉黨乎<sup>2</sup>。」

淺註

1.原思為之宰，與之粟九百，辭：原思為孔子的弟子原憲，字子思。《包咸注》：「孔子為魯司寇，以原思為家邑宰。」孔子給他九百斗粟，辭之不受。

2.毋！以與爾鄰里鄉黨乎：毋，不可辭。你如有多餘，可贈與你的鄰里鄉黨。

《孔安國注》：「九百，九百斗。辭，辭讓不受。祿，法所得，當受無讓。」

《劉氏正義云》，子華使於齊，原思為之宰，不必同在一時，弟子類記之，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所宜爾。

◎<sup>六</sup>子謂仲弓曰：「犁<sup>音離</sup>牛之子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<sup>1</sup>。」

淺註

1.犁牛之子騂且角，雖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諸：《皇疏》：「犁謂耕犁之牛。」

騂，赤色也。角者，角周正中犧牲也。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，山川寧肯舍之乎。周時耕牛不作犧牲。仲弓之父是誰，不可考。此章記孔子與仲弓泛論用人之道，非以犁牛比仲弓之父。仲弓可使從政，從政須攬人才，選才不論其父之良窳，但論其人之賢不賢，喻如耕地之牛，能生騂且角之子，此子當可為犧牲。

◎<sup>十</sup>子曰：「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<sup>1</sup>，其餘，則日月至焉而已矣<sup>2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1.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：《皇疏》：「三月一時，為天氣一變，一變尚能行之，則他時能可知也。」《四書辨疑》：「東坡云：『夫子默而察之，閱三月之久，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，知其終身弗畔也。』」

其心，顏回之心；三月，孔子自言觀察顏回三月之久；不違仁，觀察結果。既觀三月，顏回之心皆不違仁，若爾後再觀，當亦不違矣。《中庸》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。」顏子不違仁，即是心不離道，道不離心。《楞嚴經》：「淨念相繼。」亦是道不須臾離之義。必須如此，道始能成。

2.其餘，則日月至焉而已矣：顏子之外，其餘諸弟子，於道或即或離，故曰：「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顏淵心不違仁，孔子向何處知之？豈非法眼、他心智耶！」

◎<sup>十一</sup>季康子問仲由：「可使從政也與？」子曰：「由也果<sup>1</sup>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曰：「賜也可使從政也與？」曰：「賜也達<sup>2</sup>，於從政乎何有？」曰：「求也，可使從政也與？」曰：「求也藝<sup>3</sup>，於從政乎何有<sup>4</sup>？」

### 淺註

1.由也果：由，果敢決斷。

2.賜也達：賜，通達事理。

3.求也藝：冉求，謂多才藝

4.於從政乎何有：何有，古注多以「不難」或「有餘」解之，與經文語氣不順，不可從。此句是活語，季康子目無國君，是以孔子不答以肯定之詞，但說三弟子各有所長，聽其自決而已。從政，你看如何，有可以使得嗎？

◎<sup>十二</sup>季氏使閔子騫<sup>1</sup>為費<sup>音必</sup>宰。閔子騫曰：「善為我辭焉，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<sup>2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1.閔子騫：閔氏，名損，字子騫，孔門十哲之一，以德行修養而著稱，和顏

淵齊名。孔子為魯司寇時，閔子騫曾為費宰，孔子辭去，閔子騫亦辭去

2.善為我辭焉。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：《孔安國注》：「費，季氏邑。季氏不臣，而其邑宰數叛，聞閔子騫賢，故欲用之。閔子不欲為季氏宰，語使者曰，善為我作辭說，令不復召我也。復我者，重來召我也。去之汶水上，欲北如齊也。」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有志氣，有節操，羞殺仲由、冉求。」

◎<sup>+</sup>伯牛<sup>1</sup>有疾，子問之。自牖<sup>音友</sup>執其手<sup>2</sup>曰：「亡<sup>音無</sup>之命矣夫<sup>3</sup>！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<sup>4</sup>！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！」

### 淺註

- 1.伯牛：冉耕，冉氏，字伯牛。孔門十哲德行科之一，曾任魯國的中都宰，孔子很器重他。伯牛患病早逝，孔子十分難過。
- 2.自牖執其手：從窗戶外握其手，與之訣別。
- 3.亡之命矣夫：亡之者，無可以致此疾之理也。矣夫，感嘆語助詞。
- 4.斯人也，而有斯疾也：這樣的好人，怎麼會生這樣的病呢？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說一『命』字，便顯得是宿業，便知為善無惡果。」

◎<sup>+</sup>子曰：「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<sup>1</sup>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<sup>2</sup>！」

### 淺註

- 1.一簞食，一瓢飲：簞，竹器，用以盛飯者；瓢，以葫蘆為之用以盛飯。
- 2.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：不改者，本來貧窮，本來即樂，今仍貧窮，今仍樂而不改。意在言外，顏子得道矣。何以知之。學而篇子貢曰：「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。」子曰：「可也，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」貧而樂者，即如顏子，樂有所得，非樂貧也，乃樂道也。顏子已得其道，故不改其樂。他人不解顏子之道，則不知顏子之樂。唯孔子知之。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樂不在簞瓢陋巷，亦不離簞瓢陋巷。簞瓢陋巷就是他真樂處，惟仁者可久處約，約處就是安處、利處。若云：『簞瓢陋巷

非可樂。」則離境談心，何啻萬里。」

《江謙補註》：「《列子·沖虛經》言：『仲尼閒居，子貢入侍，而有憂色，子貢不敢問，出告顏回。顏回援琴而歌，孔子聞之，果召回入。問曰：【若奚獨樂？】回曰：【夫子奚獨憂？】孔子曰：【先言爾志。】曰：【吾昔聞之夫子曰，樂天知命故不憂。回所以樂也。】

孔子愀音巧，臉色改變，多指憂傷之意然有問，曰：【有是言哉？汝之意失矣！此吾昔日之言爾，請以今言為正也。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，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。夫樂而知者，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。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，故無所不樂。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憂，無所不為。】顏回北面拜手曰：【回亦得之矣！】學者知無樂無憂之本性，方知孔顏之憂樂。』」

◎<sup>十一</sup>冉求曰：「非不說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」子曰：「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，今女畫<sup>1</sup>。」

#### 淺註

1.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，今女畫：畫，孔注：「止也。」求也藝，孔子引之向道，冉求辭以力不足。孔子曰：「譬如行路，中道而廢，可謂力不足，今汝自止，為藝術所纏而已。」冉求非不好學，觀其才藝可知，蓋偏重於藝，缺於求道之心，是以孔子勉其上進。

◎<sup>十二</sup>子謂子夏曰：「女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<sup>1</sup>。」

#### 淺註

1.女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：儒者，其學為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君子儒者，為治國平天下而學，以利天下人為己任；小人儒者，學為自己正心修身而已。子夏文學特長，孔子希望他進而學道，以資利益人群。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從性天生文章，便是君子儒；從文章著腳，便是小人儒。即下學而上達，便是君子儒；滯於下學，便是小人儒。若離下學而空談上達，不是君子儒，亦不是小人儒，便是今時狂學者。」



◎<sup>十四</sup>子游為武城宰。子曰：「女得人焉爾乎<sup>1</sup>？」曰：「有澹臺滅明<sup>2</sup>者，行不由徑<sup>3</sup>，非公事，未嘗至於偃之室也<sup>4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- 1.女得人焉爾乎：耳，亦有諸本作爾。《孔安國注》：「焉耳乎皆辭。」《劉氏正義》：「耳作語助辭，則焉字可作稱代詞，猶『於是』。」即你在武城有得到人才嗎？
- 2.澹臺滅明：複姓澹臺，名滅明，字子羽，魯國武城人，因相貌醜陋，孔子曾認為其才識淺薄。但他從師學習後，致力於修身實踐，處事光明正大，令孔子改觀。是以孔子認為自己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」。
- 3.行不由徑：古井田制，路在井田之外，徑在井田之內。行人僅能走路不走徑。至孔子時，規矩雖存，而行人圖速，往往取捷徑，然子羽仍由路行。
- 4.非公事，未嘗至於偃之室也：子羽為子游之同學，但非公事則不造訪子游。  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卓吾云：『能得人。』」

◎<sup>十五</sup>子曰：「孟之反不伐<sup>1</sup>，奔而殿，將入門，策其馬，曰：『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<sup>2</sup>。』」

### 淺註

- 1.孟之反不伐：鄭玄注為孟之側，春秋時代魯國孟氏的支子(嫡長子以外的嫡子及庶子)；不伐，不自誇功，是為美德。
- 2.奔而殿，將入門，策其馬，曰：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：齊侵魯之事見《左傳·哀公十一年》，戰陣勇者進攻在前，敗北在後。魯與齊戰於郊，魯軍大敗，退奔，孟之反在殿後，掩護退軍，實為勇者，當受國人迎讚，然不欲居功，及還，將入國門，乃策其馬而前，告國人曰：「我非勇敢在後距敵，是馬不能前進故也。」是以孔子稱其不伐。

或注：是役也，冉求、樊遲，亦皆領兵迎擊，有大功，孔子惟恐冉、樊二子以有功自足，故亟稱孟之反。此臆測，不可從。

◎<sup>+六</sup>子曰：「不有祝鮀之佞<sup>1</sup>，而有宋朝<sup>音昭</sup>之美<sup>2</sup>，難乎免於今之世矣<sup>3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- 1.祝鮀之佞：祝鮀，衛大夫子魚，以佞口獲寵於靈公。
- 2.而有宋朝之美：而，及；宋朝，宋公子，有美色，出奔衛，靈公夫人南子寵之；即沒有祝鮀之佞口與宋朝之美色。
- 3.難乎免於今之世矣：難免於今之世。難免何事，未說明，含意是不能立足於今世。此諷當時衛國不能用賢能。

《皇疏》引范甯說：「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，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。無道之世，並以取容。孔子惡時民濁亂，唯佞色是尚。忠正之人，不容其身。故發難乎之談。將以激亂俗，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。」

◎<sup>+七</sup>子曰：「誰能出不由戶，何莫由斯道也<sup>1</sup>！」

### 淺註

- 1.誰能出不由戶，何莫由斯道也：《說文》：「戶，護也。半門曰戶，象形。」半門，一扇門也，如寢室之門。誰能出寢室而不由戶耶！由此興起下句正意，何事不由於道也！道指人道或天道。天道難聞，人道是人倫綱常之道，為立身行道之本。不由人道，不足以為人，具備人道，始能學作聖人。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道不可須臾離，信然信然。何故世人習而不察，日用不知？」

◎<sup>+八</sup>子曰：「質勝文則野<sup>1</sup>，文勝質則史<sup>2</sup>。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<sup>3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- 1.質勝文則野：質是本質；勝，《包注》作「多」解；文是文彩。《包注》：「野，如野人。」《說文》：「野，郊外也。」野人，即是居在郊外之人。質多於文，則似鄉下人，言行欠於禮文修飾，顯得樸素無華。
- 2.文勝質則史：史，古注作史書或史官解。文多於質，則如史書。史書所載的史事，若非似左丘明般之史家，難免有所好惡，不得其正，是故所寫的歷史，不免文過其實而失真。
- 3.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：《包注》：「彬彬，文質相半之貌。」即文與質均

衡交融，言行文雅而又真實，合乎中道，是為文質彬彬的君子。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質如樹莖，文如花葉，還有一個樹根。由有樹根，故使莖枝花葉，皆是一團生機。彬彬者，生機煥彩也。」

《江謙補註》：「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謂之野，道問學<sup>致知之學</sup>而不尊德性謂之史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故文質彬彬也。」

◎<sup>十九</sup>子曰：「人之生也直<sup>1</sup>，罔之生也幸而免<sup>2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- 1.人之生也直：直者正直，人之生存於人世，必須正直，直是生存之道
- 2.罔之生也幸而免：罔者，曲也，曲人亦能生存，如祝鮀之佞。然如蘇秦之輩皆不得善終，能全始全終者，幸而免也。《皇疏》：「是獲幸而免死耳。」然所免者，只是眼前之報。若依《尚書》中洪範五福六極善惡之報而言，其所應受之惡報終不可免。孔子在此含蓄言之而已。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卓吾云：『不直的，都是死人。』」

◎<sup>二十</sup>子曰：「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，不如樂之者<sup>1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- 1.知之者，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，不如樂之者：《包注》：「學問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。」知好樂三字皆說求學之事。其他諸事可以類推。

知之者，是指求學之人而言，原來不知之事，今求知之。知之，即是求知其然之謂。好之者，是進而求知其所以然。樂之者，是求學至於歡樂之境，則必樂此不疲。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厚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邃。樂之，則必有成就。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知個甚麼，好個甚麼，樂個甚麼，參！卓吾云：『不到樂的地步，那得知此。』」

◎<sup>二十一</sup>子曰：「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<sup>1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- 1.中人以上，可以語上也；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語上也：《論語·陽貨篇》：「惟

上智與下愚不移。」此下愚之人，非普通教育可以教化者。上上下下之間，皆是中人。施教中人須依差等，循循誘進。

中人以上，可以與語上等之道理；若中人以下，則不可與中人以上同等而語，語之非但不解，更生誤會。《劉氏正義》：「孔子罕言利命仁，性與天道，弟子不可得聞，則是不可語上。觀所答弟子諸時人語，各有不同。正是因人才知，量為語之。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。」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不可語上，須以上作下說，為實施權也；可以語上，方知語語皆上，開權顯實也。」

◎<sup>二+</sup>樊遲問知<sup>1</sup>。子曰：「務民之義<sup>2</sup>，敬鬼神而遠<sup>音院</sup>之，可謂知矣<sup>3</sup>。」  
問仁。曰：「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<sup>4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1.樊遲問知：《劉氏正義》：「竊以夫子此文論仁知，皆居位臨民之事。意樊遲時或出仕故也。」

2.務民之義：務，猶事。民之義，即《禮運篇》：「父慈，子孝，兄良，弟弟，夫義，婦聽，長惠，幼順，君仁，臣忠。十者謂之人義。」

3.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知矣：敬鬼神，而又須疏遠鬼神。《禮記·表記篇》：「夏道尊命，事鬼敬神而遠之，近人<sup>接近人情</sup>而忠焉。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後禮。周人尊禮尚施，事鬼敬神而遠之，近人而忠焉。」《劉氏正義》：「近人而忠，即是務民之義。」

三代皆敬鬼神，而周家尊禮，更為重要。以禮敬而遠之，是敬而不侮慢。政治的要務，即以人倫十義化導民眾，教民敬鬼神以報德，然而不必凡事皆求鬼神。如《述而篇》說，孔子疾病，子路請禱。孔子曰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不造惡事，所行皆善，無愧於天地神明，就是禱。如此，即是智慧。故云：「可謂知矣。」

4.仁者先難而後獲，可謂仁矣：《孔安國注》：「先勞苦，而後得功。」《皇疏》：「艱難之事則為物先，獲功之事，而處物後。」此亦似世間好事難成，仁者辦仁德之事，先忍耐其困難，一直做去，衝破種種難關，而後得其成果。此為難行而能行。《中庸》：「力行近乎仁。」故云：「可謂仁矣。」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曉得民義，便曉得鬼神道理。惟其曉得，所以能敬能遠。非以不可知，而敬之遠之也。不能先難，便欲商及獲與不獲。知難非難，則請事斯語。欲罷不能，豈獲與不獲，可動其心。」

《江謙補註》：「世俗混稱佛菩薩為鬼神，此大誤也。佛菩薩是出世大聖，鬼神是生死凡夫，相距天淵。然皆是過去六親，未來諸佛，故當敬。修福而瞋恚墮神趣，慳貪而不施墮鬼趣，故當憐憫而遠之也。仁者須發大心，遍十方，盡未來，度脫眾生，而後成佛。故曰：『先其難而後其獲。』」

◎<sup>二十三</sup>子曰：「知者樂<sup>音樂</sup>水，仁者樂山<sup>1</sup>；知者動，仁者靜<sup>2</sup>；知者樂，仁者壽<sup>3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1.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：《包曰》：「知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，如水流而不知已也。仁者樂山之安固，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。」

2.知者動，仁者靜：《包曰》：「日進故動。」《孔安國曰》：「無欲故靜。」

3.知者樂，仁者壽：《鄭玄曰》：「知者自役，得其志，故樂。」《邢疏》：「言知者役用才知，成功得志，故歡樂也。」《包曰》：「性靜者多壽考。」

《皇疏》：「陸特進曰：『此章極辨智仁之分，凡分為三段。自智者樂水、仁者樂山為第一，明智仁之性。又智者動、仁者靜為第二，明智仁之用。先既有性，性必有用也。又智者樂、仁者壽為第三，明智仁之功已有用，用宜有功也。』」

仁者壽，就人類之壽命而言。仁者不憂，終日心理安然，六脈和平，故壽。顏子仁而不得壽，是其例外，或以飲食不調所致。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形容得妙，智者仁者，不是指兩人說。樂者，效法也，智法水，仁法山；法水故動，法山故靜；動故樂。靜故壽。山水同依於地，動靜同一心機，樂壽同一身受，智仁同一性真。若未達不二而二，二而不二，則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智矣。」

◎<sup>二十四</sup>子曰：「齊一變，至於魯；魯一變，至於道<sup>1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1.齊一變，至於魯；魯一變，至於道：變是變入佳境，齊國一變可至於魯，

魯國一變可至於正道。當時魯已無道，然只須一變即可至於道，齊須二變乃可。」《史記·魯周公世家》記載，初，太公之齊，五月即向周公報政績，伯禽之魯，三年而後報政績。周公以是知齊後世必強於魯，然必先魯而亡。後來齊行霸道，魯行王道，但至孔子時，魯由三家執政，亦是無道。魯雖無道，而齊猶不及魯。急功好利，究竟不如行仁。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總是要他至於道耳。吳因之曰：『齊固要脫皮換骨，魯也要滌胃洗腸。』」

◎<sup>二十五</sup>子曰：「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<sup>1</sup>！」

### 淺註

1.觚不觚，觚哉！觚哉：觚者酒器，盛酒二升。若盛三升則名觶<sup>音至</sup>，四升則名觥，五升名角。觚必限盛二升，如非二升，則非觚矣，何得謂之觚哉。聖人此言，中正和平，如詩之溫厚。凡是不守本分者，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皆可比之曰：「觚不觚，觚哉觚哉。」

後世木簡亦謂之觚，如操觚之觚，是寫字工具，先儒考證起於秦漢，非孔子所指周朝酒器之觚。

◎<sup>二十六</sup>宰我問曰：「仁者雖告之曰：『井有仁焉。』其從之也<sup>1</sup>？子曰：『何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。可欺也，不可罔也<sup>2</sup>。』」

### 淺註

1.仁者雖告之曰：井有仁焉。其從之也：宰我問孔子，設有好行仁道者，雖有人告之曰，「井有仁焉，其從之也。」井有仁焉之仁與人字同。意為有人墮入井中，仁者從之入井以救之乎。若不改仁字，謂井中有仁道之事，仁者從之入井以行仁道乎？亦通。

2.何為其然也？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。可欺也，不可罔也：馬融曰：「可欺者，可使往也。不可罔者，不可得誣罔，令自投下也。」，義如孟子云：「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。」趙岐注：「方，類也。君子可以事類欺。」孫奭疏：「所謂方類者，在其疑似之間故也。」劉氏正義：「方者義也。以義責君子，君子必信而從之。然非其道，則亦難罔之矣。蓋可欺者仁也，不可罔者知也。」

孔子以仁為施教中心，學仁者雖亦可欺，然須難罔以非其道。如以非道誣罔君子，則君子不受誣罔。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此問大似禪機，蓋謂君子既依於仁，設使仁在井中，亦從而依之乎？夫子直以正理答之，不是口頭三昧可比。陳旻昭曰：『宰我此問，深得夫子之心。蓋在夫子，設使見人墜井，決能跳下井中救出。但此非聖人不能，不可傳繼，故夫子直以可繼可傳之道答之。如大舜方可浚井，以聽父母之撻，彼有出路故也；若尋常孝子，小杖則受，大杖則走矣。』」

◎<sup>二+七</sup>子曰：「君子<sup>1</sup>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<sup>2</sup>。」

#### 淺註

1.君子：《釋文》：「一本無君子字。」《馮登府異文考證》引《後漢書·范升傳》亦同。若無「君子」則是對弟子說，然他人求學亦須如此。

2.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：博學於文者，多念書也。學問載於書籍，書皆是文。博學者須將一門學通，再學另一門，愈學愈博也。約之以禮者，《曲禮》：「道德仁義，非禮不成。」孔子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游於藝。藝者禮樂射御書數，以禮為首。故雖博學，而首須學禮。學禮則通世故人情，然後一切學問行之能合中道，故曰：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」畔，一作叛字講，弗畔，即不離經叛道之意。一作偏字講，如《韓李論語筆解》：「弗偏則得中道。」弗畔，作合乎中道講。語氣和平。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學於文，乃就聞以開覺路，不同貧數他寶；約以禮，乃依解而起思修，所謂克己復禮，不同無聞暗證，所以弗畔。畔者，邊畔。以文字阿師，偏於教相之一邊；暗證禪和，偏於內觀之一邊，不免罔殆之失也。」

◎<sup>二+八</sup>子見南子<sup>1</sup>，子路不說。夫子矢<sup>2</sup>之曰：「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！天厭之<sup>3</sup>！」

#### 淺註

1.子見南子：《邢疏》：「史記世家，南子使人謂孔子曰：四方之君子，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，必見寡小君。寡小君欲見。孔子辭謝，不得已而見

之。」《集注》：「蓋古者仕於其國，有見其小君之禮。」《毛奇齡四書改錯》，遍考諸禮文，無見小君之禮。

2.矢：有誓、陳、指、直等義，以直告之義為是。

3.予所否者，天厭之，天厭之：第一種說法：孔子發誓說，若我有幹了不對的事，天厭棄我。世俗常做此解，但不似孔子。

第二種說法：我今遭到否遇，是上天要閉塞我。這種說法比較和平。

第三種說法：我如果不如此作，南子雖壞，天還是保佑靈公，不會亡國，我有什麼辦法？亦不似之。

《劉氏正義》：「竊謂南子雖淫亂，然有知人之明，故於蘧伯玉、孔子皆特致敬，其請見孔子，非無欲用孔子之意，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為將誦身行道，而於心不悅，正猶公山弗擾、佛肸召，子欲往，子路皆不悅之比。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。夫子知子路不悅，故告以予若固執不見，則必觸南子之怒，而厭我矣。天、即指南子。夫子言，人而不仁，疾之已甚，為亂。孟子亦言，仲尼不為已甚。可知聖人達節，非俗情所能測矣。」

【按】：《論語點睛》：「卓吾云：『子路不說，全從夫子拒彌子來。意謂【既曰有命矣，緣何又見南子？】』」

《江謙補註》：「此可與互鄉難與言章合看，佛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故佛菩薩不捨罪惡眾生，孔子不拒南子與互鄉童子也。」

◎<sup>二十九</sup>子曰：「中庸之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<sup>1</sup>。」

淺註

1.中庸之為德也，其至矣乎！民鮮久矣：《集解》：「孔子說，中庸之為德也，至矣。然而，久矣，鮮有能行之人了。」中庸的庸字，依鄭康成注，可作「用」與「常」講。《劉氏正義》以為「用、常」二義可相輔而成。如《禮記·喪服四制篇》：「此喪之所以三年，賢者不得過，不肖者不得不及。此喪之中庸也。王者之所常行也。」劉氏說：「不得過不及，謂之中。所常行，謂之庸。常行者即常用是也。故讚舜之大智曰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。用中，即中庸之義是也。」

中即無過無不及，恰到好處，始稱為中，亦稱為中道，是古聖相傳之道。《堯曰篇》記載，堯命舜：「允執其中。」「舜亦以命禹。」子思作《中庸》，以「中和」二字辨其要義，更可以使人體會，學習中道，由和



而達於中。中庸說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」中是天下之大本，也就是一切學術的根本，學者自當發憤求之。

◎<sup>三+</sup>子貢曰：「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<sup>1</sup>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」子曰：「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<sup>2</sup>！堯舜其猶病諸！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<sup>3</sup>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<sup>4</sup>。」

### 淺註

- 1.博施於民，而能濟眾：廣施恩惠而救濟大眾。
- 2.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：此事何止於仁，若能照此辦，已經達到聖人了！
- 3.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：己欲立者，自己先志於道，再據於德，再依於仁。己如是立，亦如是立人。立後則言達，達者通達。舉凡天地人三才之道，以至六藝百工，皆須求其通達。己欲通達，亦教他人通達。自己與人既立既達，博濟之事自能為矣。
- 4.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：立達皆非易事，要在能近取譬。如禮記中庸：「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大。」孟子梁惠王篇：「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」此皆由近及遠以行仁。子罕篇顏淵喟歎：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博我以文。約我以禮。」即是能近取譬。學仁難，學禮則近仁，近仁則近德，近德則近道，故曰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

【按】：《江謙補註》：「《列子沖虛經》言商太宰見孔子曰：『丘聖者歟？』子曰：『聖則丘何敢，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。』商太宰曰：『三王聖者歟？』孔子曰：『三王善任智勇者，聖則丘弗知。』曰：『五帝聖者歟？』孔子曰：『五帝善任仁義者，聖則丘弗知。』曰：『三皇聖者歟？』孔子曰：『三皇善任因時者，聖則丘弗知。』商太宰大駭曰：『然則孰者為聖？』孔子動容有間曰：『西方之人有聖者焉！不治而不亂，不言而自信，不化而自行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！』孔子所謂西方聖人者，即周昭王甲寅歲降生天竺之釋迦牟尼佛也。

博施濟眾，果地化他之德，欲立欲達，因中二利之始，子貢求之於果，不知明其真因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不是以己及人，正是自他不二，只向一念觀心處下手也。『立』即不思議止，『達』即不思議觀。

佛法太高，眾生法太廣，觀心則易，故云『能近取譬，是仁之方。』方，法也。立人達人，正是博施濟眾處；堯舜猶病，正是欲立欲達處。『仁』通因果，『聖』惟極果，堯舜尚在因位，惟佛方名果位耳。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，之最優方便，無過于淨土念佛法門。了脫輪迴，是真能立；一生補佛，是真能達，是以諸佛讚歎。眾聖求生，諸天信受，列祖奉行，閑忙無礙，愚智皆能，博施濟眾，捨此末由已。」





財團法人臺南市國學書院傳統文化基金會

電話 / 062993626

網址 / <http://sctc.ambtn.org>

地址 /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33號2樓

信箱 / [ambtn8@ambtn.org](mailto:ambtn8@ambtn.org)